

话语生活中的真相

◎ 张学昕 著

经过十余年的磨炼，学院批评悄然建立起了一座辉煌的批评大厦，逐步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迷茫而又喧嚣的状态，重新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并显示出具有本土经验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和广阔前景。『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把学院批评大厦建设得坚实而多姿。

学院批评文库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话语生活中的真相

◎ 张学昕 著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学院批评文庫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生活中的真相 / 张学昕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9
(学院批评文库/刘中树, 张学昕主编)
ISBN 978-7-80762-389-2

I. 话… II. 张…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②苏童—人物研究—文集 ③苏童—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7.42—53 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5151 号

网 址: www.360hours.com
邮 箱: expresskey@yahoo.cn
发行电话: (0431)86012826(Fax)
(0431)86012675/86012812

话语生活中的真相 张学昕 著

出 版 人: 杨 枫
责任编辑: 孙炳银
封面设计: 李立嗣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130011
印 装: 长春市良原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1/16
字 数: 297 千字
印 张: 19.75
书 号: ISBN 978-7-80762-389-2
定 价: 29.00 元

总 序

刘中树 张学昕

去年春天，在酝酿这套学院文学批评丛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谈论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定这种文学活动的学术品质，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或者说给今天的文学批评命名，实际上已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话语背景和学术空间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拓展，文学批评所显现出来的影响力，它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已世所共睹。文学批评持续着它整体活跃的态势。但是，近些年，那些“批评缺席”、“批评有无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诘责之声仍时而响起。当代文学批评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似乎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之中，很大一部分批评空间正悄然被诸多媒体所占领。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应有什么样的形态、格局和秩序？批评的伦理和能力、批评的学术化、批评家的身份等问题，都开始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回望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是有太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特别是种种体制内的评价机制，都很严正地考验着我们的批评品格。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背景下，批评的“学院化”取向愈益突出，也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虽然学院知识生产的先天优势被充分地彰显出来，知识、学问谱系化，精确、严谨的学术生长态势确实得到强化，但是，另一个令人堪忧的、窒息学术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被极大地扩张，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

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这与学院批评所应具有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对于批评来说，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若想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文学批评的命运和使命。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学术底蕴的丰盈与否。批评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今天的文学批评对学科话语的成熟，对文学史写作及其文学生态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就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位列这套“文库”的二十位学院批评家，正以他们文学批评写作的实绩、卓著的影响力，捍卫着批评的权威性和文学的尊严。这个批评家群体，凭借他们特有的活力、稳健和能动性，正形成一个新的批评风范和批评秩序。这种批评以或厚实或灵动的话语魅力、清醒的判断力，以及理论的热情、能动的解读和阐释，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我们体会到，在这里，批评确实是一个抵达心灵的创作性活动，是有灵魂重量的精神言表。活力与激情，学理与思想，深邃与轻盈，宏阔与精致，都充溢在他们文字的字里行间。还有，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时代和文学发问的能力，理论背景和批评立场，也都在他们执著而坚定的批评活动中尽显无遗。他们对我们时代文学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批评秩序的重新建构，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不夸张地说，学院精神的纯粹和魅力，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里获得深刻的锤炼和彰显。

可以说，《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才使学院批评变得坚实而有声有色。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感到，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和许多待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我们总是渴望和期待文学创作给我们增加更大的内心含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当代文学

批评是否向人们敞开了心扉，演绎本色的灵魂之舞呢？视野开阔了，但内心视域缩小了；对文学的宏观生态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但对许多独特文学个案的精彩阐释、分析却显衰微；有了雄心勃勃的“建构”的自信，却缺少“苦心孤诣”的“妙思”。而且，写作与批评这两条并置的“铁轨”，如何在生活坚实的地基之上，承载文学列车的驰骋，相互支撑、牵引和共同延伸？像这样涉及写作与批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学院体制内的量化指标、科研制度，极大地禁锢着学院批评家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激情。一旦批评家丧失掉对文学精神的真诚旨趣，必然导致批评家远离鲜活的文学现场，走进苍白而贫乏的困境。

无疑，我们时代需要更多富于激情的成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相对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纯理论研究，文学批评似乎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它所做的追踪式的、持续的、不倦怠的工作，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因此，它需要直面一切现实和文本的勇气与目光，需要科学、理性和公正的审美判断力。批评的价值立场、伦理操守、专业品质，在我们今天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珍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作家满怀信心，同时，我们也对这一个学院批评家群体充满期待。我们相信，我们会在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生活清新的气息和美好的未来。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社负责承担的。在此，我们要表达对总编辑杨枫博士的衷心感谢。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执著而坚定地坚持这套丛书的编辑，才使得这套学术丛书在图书市场渐显颓靡的当下能如愿出版。

最后，我们还是期待读者、期待学界朋友们的热忱指教。相信在这里，同样有我们之间真诚而丰富的内心交流。

目录

第一辑

论当代小说创作的寓言诗性特征·····	3
论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唯美主义倾向·····	14
文学经典永恒的隐秘·····	25
长篇小说写作的文体压力·····	32
短篇小说，并没有缄默 ——《2007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序·····	36
唤醒战争记忆的文学诉求·····	46
青春写作的品性与局限·····	51

第二辑

苏童与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	57
苏童与当代作家的唯美写作·····	76
先锋或古典：苏童小说的叙事形态·····	88
堕落南方的“游丝” ——苏童小说人物论之一·····	112
孤独“红粉”的剩余想象 ——苏童小说人物论之二·····	125
自由地抒写人类的精神童话 ——读苏童的长篇小说《碧奴》·····	135

第三辑

回到生活原点的写作

- 贾平凹《秦腔》的叙事形态 145

- 格非《人面桃花》的诗学 159

话语生活中的真相

- 李洱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 173

朴拙的诗意

- 阿来短篇小说论 187

个人生命中的历史捕影

- 读里程的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 197

形而上的“词悬浮”

- 对麦城诗歌的一次阅读 203

无法打开的“纽结”

- 读戴来的短篇小说 210

穿越存在“黑洞”的灵魂炼狱

- 读孙书林的长篇小说《光环》 216

第四辑

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

- 关于小说写作的对话 223

感受自己在小说世界里的目光

- 关于短篇小说的对话 243

追寻现代文化的精神原味

- 李欧梵先生访谈录 253

探寻结构和语言的力量

- 与作家阎连科的对话 272

“诗，站在虚构这边”

- 诗人欧阳江河访谈录 295

- 后记 305

话清生活中的真相

第一辑

论当代小说创作的寓言诗性特征

任何时代任何作家的文学写作，无不追求以一种独到的文学叙述表达历史和现实、人生与世界的存在及其联系，也就是努力以“历史地”、“美学地”呈现，“说”出一个时代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精神性的存在状态。那么，在对世界形而下和形而上的表现和把握过程中，如何摆脱和超越以往文学表达、文学想象的局限和传统艺术模式的束缚、制约，从而不仅使自己的文学表达洞穿具体的社会生活表象，而直指人类、人性的心灵内蕴，使叙事文学达到理想的境界，成为一代代作家努力追求的方向。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大量当代小说创作，不仅呈现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种种特征，而且其感悟、表达生活的审美方式、美学趣味，特别是那种介于写实和虚拟之间的意象性、寓言性表达，使中国文学冲破了以往“纪实性宏大叙事”规范长期造成的形式匮乏和平面叙述的浮泛，为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开拓、提供了一个颇为宏阔的艺术空间。无疑，文学叙事表达的万千气象使当代中国小说呈现出深广的文化诗性特征，寓言模式的表现形态经由中国当代作家之手趋于成熟，而其中蕴含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生活观念则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与世界文化、文学的一次成功“整合”。

1985年前后至今，当代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大量充满寓言诗性的小说文本，如一股涌动的潜流。在“寻根文学”思潮中，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王安忆的《小鲍庄》，以明显的寓言力量，显示不俗的实力；“先锋作家”苏童、格非等人以自己的写作表达了对超越时空的文学永恒性的求索；90年代中后期刘震云、阎连科以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朵》、《日光流年》震动文坛；余华则以《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的深刻寓意展现出文学叙述的巨大魅力和人文力量。以上作家们的写作表明了人们对文学的深入理解和勇于

探索的实践精神。

下面，我试从几个方面具体论述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寓言文化诗性特征。

解构时间：实现主体对现实的超越

当代小说的寓言化倾向，首先表现为作家们试图通过小说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结构性把握，以小说的叙述结构建立起全新的寓言结构，从而实现创作主体对现实的形而下超越，艺术地创造出永恒的时间结构。而透过现实世界与生活表层结构，使文学表达出能体现生活内在本质的本体结构，则需要诗与时间的和谐呈现，那么使两者完善与和谐的途径仍然是创作主体对于世界结构的清晰把握。说到底，创作主体只有充分地体验时间，即与人的生命及其价值相关的时间，才能诗化时间，诗化生活和人生，使生活的结构诗化。因此，结构时间，将客观物理时间转化成充分体验后的心理时间、文学时间也就可以实现创作主体对表层现实的超越。

结构主义学者霍金斯认为：“结构主义基本上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一思维方式中，“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①。作家余华也曾反复强调人作为创作主体同现实世界及时间的“结构关系”，他认为，“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的……人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②。可见，只有创作主体对时间重新进行结构、捕捉或寻找“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或“取消时间固有的意义”，才能在小说文本貌似封闭性的文学时间中，获得我们对世界新的认知和理解，真正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这时，我们还会发现，我们在小说的叙述语言和结构中——时间最终消失在阅读中、消失在叙述的空间中——抽象出寓言性的关于世界的某些真理，给我们以审美的愉悦和发

^① 霍金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② 余华：《虚伪的作品》，《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现的旷达。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则是一部刻意于解构时间的经典之作。它正是通过对于现实表象时空的叙述和颠覆，即以创作主体的审美思维、审美观照的方式重新编排生活，建立起自己的小说本体寓言框架。生活被“颠倒”着进入小说的叙述，形成“时光倒流”式的结构模式。因此，从艺术史角度讲，我们也可以说《日光流年》是当代极具形式感的典范作品。

作家选择了“寓言结构”来结撰小说，创造文本独特的描述氛围，进行精致缜密的构思，试图对一个完整故事的“寓言化”处理，来蕴含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小说以三姓村村长司马蓝为叙述线索，贯穿小说故事时空。小说第一卷《注释天意》中，司马蓝便没能超越四十岁的生命“大限”以殉情方式自尽。第二卷《落叶与时间》叙述司马蓝身体力行，带领全村人进城卖皮，拼命修渠，改变水源，以延伸生命之“时”限。在三至五卷中，司马蓝回到青壮年时代、童年时代，直至在母体内时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在全书的叙述中，主人公的生命时间被逆向叙述，叙事逆着正常时序溯流而上，形成一种新的叙述时间、叙述语法。这种对文学时间的刻意解构，使文本产生了开放性的寓言结构。文学时间一方面刻上了作家体验的印记，因为作家通过体验和孕育设置了小说文本的潜时间，这是改变了物理时间之后的心理时间体验；另一方面，“作品的文学时间又是读者参与创造的结果，不同读者以各自方式投入文学阅读而使作品的文学时间以读者个人方式生成”^①。在这里，作家显然受到乔伊斯、普鲁斯特、蒲宁的影响，有意地打破文本的外在时间，在文本中创造出一种内在时间，这种内在时间赋予了作家自身对生活、生命的理解和把握，时间的虚拟与实在化并存，体现出人的生存状态性，人们在诗化的时间与人生中，捕捉、感悟到一种迷离模糊的瞬间感受，从而生发出对人生的价值、意义、永恒、失落诸问题的哲性思考。《日光流年》中的“四十岁大限”意象性地强调了个人生命的有限性、个人时间体验的有限性，我们在司马蓝的有限时间中感受着一种生命个体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同时也感受了

^① 马大康：《论文学时间的独特性》，《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这一生命个体的终止和时间的终止，既然人的时间性就是人的生存性，那么如何在有限的生命时间中去把握有限时间，去创造和充实有限人生，打破客观世界为生命设定的边界，最终实现主体对现实的超越，成为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之一。小说以表现主人公“死亡”起始，也就是将死亡作为终结开始叙述，死亡是终结的现象，同时又是现象的终结。这种叙述方式冲击着我们的思想，激发我们对生命的沉思。生命的终结对表现的时间性来说是什么？死亡对时间来说是什么？生命的必死性本身是什么？对时间而言死亡的意义如何？小说引发我们关于存在的遐想。

由于对时间的刻意解构和处理，对于《日光流年》这部小说来讲，被颠覆的时序使时间成为小说结构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为小说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主题。司马蓝及其三姓村对于时间的惊心动魄的恐惧，及走向死亡的隐蔽的叙事密码，成为整个人类生存的极限坐标，成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困境的永久象征。

刘震云用八年时间潜心写作的二百万言四卷本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无疑也是作家通过“解构时间”制造的高超文本。小说叙事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时空限制，过去、现在双重时间多次任意重叠，故事、场景不断变幻，转接，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作家显然借鉴了福克纳式的叙述结构，其中现实与幻觉、死亡与新生、历史与未来、纪实与虚拟杂糅交汇，除去几个贯穿性人物和游移飘忽的叙述人“小刘儿”，没有完整清晰的叙述线索。时序的颠倒，历史与现实因果关系的迷失，使小说的结构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多场景、多隐喻主题的放射状结构。不同于《日光流年》，它几乎没有叙事的焦点，庞杂的人物、庞杂的情节、纯粹的叙事欲望，拆解、解构着时间，造成看似支离破碎的结构，形成“刘震云式叙事圈套”。

现实不仅被叙述架空，历史也变得捉摸不定，游移于鸿篇巨制中唯一可以辨析的只有强烈的时间意识。比起马原在叙事中注重显露叙事过程本身，让叙事行为凌驾于故事或陈述对象之上，刘震云则利用小说庞大冗杂的规模和繁复的叙述视角，即没有任何固定视点，以及近乎“意识流”、“黑色幽默”的表现，叙述在多重层面上滚动、发展。并且叙述以“时间”为纲，随心所欲地

收束或展开、提起，扑朔迷离的独特文体“逼迫”读者面对这一文本做寓言式的体悟。时间在这里被空间化，抽象化的叙事理念又使这一空间形式获得文本的稳定性，最终写作和阅读同归于超时间性的寓言范畴。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故乡面和花朵》极大改变了作家与读者的传统关系，赋予文本以现代性的艺术旨趣。”^①而除此以外，刘震云的主要写作意向恐怕还在于对“历史”、“故乡”等精神历程进行整合，实现对历史、民族、社会、心理和人的生存境遇做诗性的追寻与求证，“还原”那种隐含缠绕于创作主体灵魂深处的心灵真实。可以说，刘震云完成的是对生存批判的寓言表达。

此外，其他许多当代小说家在运用“解构时间”的结构策略上也屡试不爽。格非在其长篇小说《敌人》、《欲望的旗帜》和短篇《褐色鸟群》、《雨季的感觉》中，将自我意识融入文本的自然时间和叙事时间，造成文本时间上的模糊性空缺和重复。其中，《锦瑟》采用破坏叙事里的时间顺序来破坏人们对世界与人生传统、秩序的理解。小说的叙事不在时间里展开情节，而是在空间里呈现为一种新的叙述结构。由于故事在这里已不再是作家所感受到的“情感载体”，因此，叙述便指向了有关世界结构的思辨，这样，也同时拓展了叙事空间，增大了叙事容量。《锦瑟》让一个人在一篇小说中死亡四次。主人公冯子存分别在考试落第、经商成功、御国不力、隐居后等四种生存状态中或自杀，或被杀，表现出作家对人与世界关系、人的欲望的感受与思考。小说陌生化的、独特的结构方式造成的寓言效果起到了极大的警示意义。苏童的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也都表现出时间意识的开放性，造成“现实与幻觉的双向转换”^②。可以说，这些作品不仅带来了叙事方式、小说结构意识和方法的革命，而且，加强了小说的寓言化情境，即小说整体的寓言性、符号化，拓宽了小说叙事的诗学范围。形式取决于一种写作思维方式，从而衍生出新的小说结构美学。那么，在这种寓言结构小说的写作和阅读中，作家与读者不仅走向了形式的新颖，而且进一步体验到思想内涵的丰厚和文本复杂的喜悦和狂欢。

① 程光炜：《在故乡的神话坍塌之后》，《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②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象征营构：民间叙述与审美寓意化

从某种角度讲，许多小说故事本身就具有浓郁的寓言性质，而故事的结构方式、讲述方法、表现方法则会提升寓言的文化底蕴和更深层次的内涵。因此，我们说，文学深邃的审美魅力实质上取决于表现。正如美学家乔·桑塔耶纳所说，“在一切表现中，我们可以区别出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遥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东西”，“用‘表现’这个名词表示表现力所促成的事物的审美变化。因此，表现力是经验赋予任何一个形象来唤起心中另一些形象的一种能力；这种表现力就成为一种审美价值”^①。桑塔耶纳在这里所说的第二项，实际上指的就是我国传统文论中讲的“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弦外之音”。文学作品对第二项的追求，即象征化表现，体现出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及生活表象的穿透力，是对世界的整体观照和把握，它使文学作品呈现出模糊而隽永，既有多义性和无定性又有严肃性和哲理性的特质，使人们超越生活的表象，从更深的背景和层次去体悟生活、人生。所以，象征，成为一种审美方式，在其对世界的符号化过程中，穿透作为表象的现实世界，使审美产生寓言和神话的品质。关于象征的品质，黑格尔、克罗齐、卢卡、卡西尔、苏珊·朗格等有诸多论述，不一而足，这里不做深入探讨。我们要阐述的是当代作家在其写作实践中如何通过对象征世界的营构，在对生活的象征化表现过程中，以创作主体对现实世界的真切体验，使象征所包孕的寓言表达方式克服其主题的单一性和定向性而走向宽泛多义和深邃，使审美不是走向观念、理念的牢笼，而是以一种平实的民间叙述形态表达对现实世界和人性的包容、体察、感悟，为人们提供一个进一步返观现实的艺术参照系及其可能性。实际上，其构造的是一个诗意的世界，而且，其中沉淀着叙述的魅力和极大的人文含量。对此，作家们选择了不同的叙述方法。

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便是在写实的层面下进行

^① 乔·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